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隋 後 北 後

周 齊 魏

文苑傳 第二

廿九  
一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顯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顯任使者多所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貞郎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抱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得免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皇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此土恨我辭人數窮





百六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  
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  
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  
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僥薄  
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  
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  
館受國書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連峭難為  
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怛  
怛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

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  
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大尉長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  
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  
以終致禍敗又撰求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  
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右  
濟初與梁武帝為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  
人曰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  
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



誅之遂奔魏館于崔陵家及是見執揚愔謂曰遲暮何  
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  
頽功名不建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挾天子誅  
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荀公何意反濟  
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夫多  
傳濟音韻

比齊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慎仕魏歷薦門咸陽二郡太  
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

謚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  
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勅除奉朝請鴻  
勳拜官而不謝彧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  
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  
事從而謝之彧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徽奏  
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  
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  
去官歸鄉里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  
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



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  
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饗齊名為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  
才學兼侍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文宣初嗣  
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病而止廣嘗  
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  
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  
遂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

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故  
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焉嘗薦畢義雲於崔  
暹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  
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  
少好學其兄仲以造羶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  
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  
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嘗書壁作見  
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



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鹽莅官清苦致白雀等  
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  
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  
有譏其靜嘿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陸沈世俗避  
世金馬之論遂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  
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  
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  
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邪遜曰家無陰第不敢當此武  
定七年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

不留梁州刺史梁殺鬼以遜兼錄事參軍遜仍舉秀才  
尚書按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斐  
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  
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  
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  
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  
紀號又問求才審官又問釋道兩教又問刑罰寬猛又



問禍福報恩遜對辭理兼舉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綸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綸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綸等報書岳因與綸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黃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

廉景係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判定時祕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讎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判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



書都坐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  
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遜爲之銘陸印不知以爲收  
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已作書以告晉陽朝  
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  
定選負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  
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  
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負外郎三人並負外將軍遜  
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負外司馬督愔曰才  
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清河初爲主書參典詔策天統

元年加負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頓眉下淚指方相  
曰何日更當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及崔方相送葬仍前  
所逢者遜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爲主書才名相亞  
時又有茹瞻者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  
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後卒於侍御史  
劉述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太常卿芳之孫也芳自有  
傳父穢位金紫光祿大夫述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  
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  
軍述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



會之所霸朝人士收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  
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  
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  
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没入宮勅  
以賜魏收逖遂為收所提攜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  
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負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  
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  
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負外散騎常侍使送梁  
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

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  
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槌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為副又  
逖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  
恐事泄亦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  
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  
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



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  
各異逖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逖作此  
以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  
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  
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  
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逖名宦未達時  
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  
將崔季舒詩示人殊垂氣望逖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  
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謀逖乃告二人  
故二人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逖始解士  
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逖  
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逖而護之後被  
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  
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  
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  
定末舉司州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  
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



通志卷之七十一  
四  
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  
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人莫不歡笑  
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  
亡年卒

後周

案周書不立文苑傳李延壽取王褒庾信為目又  
以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於王庾之下顏之儀既  
之推之弟故列於之推之末今從李氏編此四人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

公祖騫父規並梁侍中皆襲南昌侯俱有重名於江左  
齊梁各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靜美風儀善談笑博  
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  
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  
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  
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梁武  
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襲  
爵南昌縣侯遷祕書丞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  
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內



史及侯景陷建鄴襲寧輯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內史  
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召襲西上帝與襲有舊相得甚  
歡累拜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制誥襲既世胄  
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  
寵遇日隆而襲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  
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之後以建鄴凋殘方須脩  
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  
即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  
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歆等曰建鄴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矣臣等又聞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  
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基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  
帝深以為然時襲與尚書周弘正咸侍坐上乃顧謂襲  
等曰卿意以為如何襲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  
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帝納  
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能用明日乃衆  
中謂襲曰卿昨勸歸建鄴不為無理襲以宣室之言豈  
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不用於是不復言及魏大軍征江



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被圍之後上下猜忌惟命褒與朱買臣率衆出西陽之西門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至此方驗褒與王克劉歆宗慄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文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一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

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眇忘其羈旅焉孝閔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論談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且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



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其辭甚美尋出爲宜州刺史卒官年六十四子嘉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處士名在隱逸傳父肩吾梁贈中書令與伯父於陵同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時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戶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度支郎中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二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人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勝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帝渡江官至侍中祖見遠齊御史中丞父協梁湘東王繹諮議參軍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協在梁文苑傳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二遇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然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徧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爲其國右常侍加鎮西



墨曹參軍性好飲酒多任然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  
湘東王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  
兵參軍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之推被執景頻欲殺之  
賴其行臺郎中王則救免及景平還江陵時湘東王繹  
即位以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  
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  
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  
宣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  
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  
將勅示之推之推時在營 斂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

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軍  
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雅大為祖  
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領  
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  
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  
待報方出之推兼善於文字常監校繕寫又處事勤敏  
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  
舒等之將諫也之推時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



人之推亦被喚入及勘審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及  
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帝急中計無所從之推因宦  
者侍中鄧長顥進奔陳策勸募吳士千人以爲左右  
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阿那肱等阿那  
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  
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浮海南渡未爲遲也時雖不從  
之推策然猶以爲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  
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  
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方訓二十篇並行於世又曾

撰觀我主賦文致清遠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  
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爲序錄之推弟之儀字子  
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辭賦嘗獻  
梁元帝荊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  
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  
隨例遷長安明帝以爲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  
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  
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  
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位遷上儀同大將



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將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三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望乃止出爲西疆郡守及隋文踐阼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隨例入朝隋文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隋

按隋書序劉臻崔德王頹諸葛穎王貞孫萬壽虞  
綽王胄庾自直潘徽九十一人為文苑傳李延壽復  
取虞世基柳詵許善心李文博明克讓五人冠於  
劉崔之上今從李氏所增編為次第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陳  
史有傳世基幼沈靜喜怒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  
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  
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

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  
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  
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  
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備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詩  
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  
史舍人煬帝立顧遇彌隆祕書監柳顧言博學有才罕  
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  
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  
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



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筋帝使謂之曰  
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  
禮逾厚專典機密與訥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  
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之  
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秘書日且百紙  
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  
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軍營從之師乃復振及圍

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怔怯于時天下  
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頰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  
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損抑表狀  
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  
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  
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



是為慮義臣尅之擁兵不少久在閭外此最非宜帝曰  
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  
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  
都賊據洛口君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  
若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  
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  
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  
催運善達遂為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

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  
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有國士之風而清貧不立未曾有  
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  
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  
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  
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  
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



生何地感尊至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  
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柳詈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相悛梁  
尚書左僕射梁史有傳父暉梁都官尚書詈少聰敏解  
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  
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  
府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為晉王諮議參軍王好  
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盧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  
人以充學士而詈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詈為之序  
辭甚典麗初王屬文數度信體及見詈已後文體遂變  
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  
見親待每召入卧內與之宴謔性尤俊辯多在侍從有  
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俳謔由是彌為太子  
所親狎以其精於內典令撰法華宗為二十卷上之太  
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祕  
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  
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



榻共席恩比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使匠刻木爲  
偶人以像誓言而施機關令能坐起拜伏帝每於月下對  
飲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醕酢而爲歡笑從幸揚  
州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誓撰  
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  
父亨梁黃門侍郎仕陳歷位衛尉卿懋亨俱有傳善心  
九歲而孤爲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  
誦記多聞默識爲當代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

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哥之謂人曰才  
調極高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  
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  
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  
留繫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  
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授  
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  
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  
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旣能懷其舊君即



是我誠臣也勅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  
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  
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  
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  
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錄  
更制七杯各為總叙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

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侍郎二年加攝  
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黃門郎並如故  
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宮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宮  
人出善心為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年  
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  
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  
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  
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為御史大夫梁  
毗所劾上方以腹心委述欲釋之付百寮議善心議免



述官帝竟宥述後數月述乃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  
與周羅暉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  
謂叔寶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罪至不赦帝召  
問有實善心自援古例事得釋然帝心惡之又太史奏  
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朝臣皆欲上賀善心議以國  
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  
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總戎東  
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  
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崔祖濬撰

靈異記十卷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  
志脩續家書為七十卷又為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  
述其製作之意十年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  
圍鴈門攝左親侍虎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  
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  
年字文化及弒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  
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  
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  
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



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奉義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曰我好欲放爾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殺之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

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也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爲羽林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常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之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



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  
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後道衡為司  
隸大夫遇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  
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李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  
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玄齡相送出衢  
路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  
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  
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  
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口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  
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  
年議論何事君少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  
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  
忱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  
事乃妄受賞也其稽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  
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



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十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祖僧紹隱遁有高名南齊  
累徵不起名在隱逸傳父山賓梁侍中亦自有傳克讓  
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  
所研精龜策曆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梁湘東王法  
曹參軍時舍人朱弁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  
有脩竹弁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且其甚竒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  
之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立為露門學士令與太

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高祖受  
禪拜太子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  
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  
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  
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  
卒年七十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  
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  
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梁史有傳



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累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恍惚唯耽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白朝下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舍乎從者不知為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社乎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云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遂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蜺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關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崔儵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仲文北齊光祿大夫仲文附載其兄東兗州刺史陵儵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交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畧



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員外  
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  
兼脩律令尋除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  
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儵李  
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儵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  
其師之思道與儵嘗酒後相調儵曰偃邈無聞思道譏  
儵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開皇四  
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  
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儵常得無事一醉輒入日越國

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儵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  
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儵弊衣冠騎  
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儵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  
而去竟罷坐後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揚州  
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儵語人曰揚州刺史何必勝  
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

王頰字景文太原沂人梁大司馬僧辯之子也兄頊入  
周仕隋卒於齊州刺史列在孝友傳頰守數歲值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顯



通志卷之六十一 文苑傳第一 六十一  
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指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頽所為又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世稱為博物又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初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頽與相論難記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

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頽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多頽之計也頽後數進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萬澤將戰頽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頽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用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頽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頽所



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諸葛穎字漢賢丹楊建康人也祖詮梁零陵太守父規  
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  
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  
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莊  
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煬帝為晉王時聞其名引為  
參軍事轉記室及為太子除藥藏郎至即位遷著作郎  
甚見親侍出入卧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  
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冷島後錄

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  
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  
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  
北巡卒於道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鬪帝屢責怒之  
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鸞駕北巡記  
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  
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  
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



通志卷四十九 文苑傳第二 七十  
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  
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為啓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  
四疋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疋未幾以  
疾甚還鄉終於家

孫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武邑武遂人也父靈暉為齊  
南陽王綽大將軍司馬齊儒林有傳萬壽聰識機敏  
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

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  
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  
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  
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  
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  
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  
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  
卷行於世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



通志附文苑傳第二  
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縡有盛名於世見縡辭賦歎美之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縡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眄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縡爲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

授建節尉縡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縡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縡於穎穎曰虞綽麤踈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縡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縡不從尋有告縡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縡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縡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



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云  
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  
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綽所著詞賦並行於  
世大德爲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  
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  
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爲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  
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  
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  
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  
黃門侍郎筠附載其伯父光祿大夫志傳列在梁史胄  
少有逸才仕陳歷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爲博  
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爲著  
作佐郎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  
大酺四日因爲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  
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  
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度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



通志附錄卷之二 十三  
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其才鬱鬱於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疾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游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睿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書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于官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太中大夫自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慾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宇文化及作逆與之比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



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  
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  
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  
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陳主曰敬奉弘  
慈曲垂餞送微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  
澹曰曲禮云士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  
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  
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  
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微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  
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  
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  
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極高極尊乎至若  
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  
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  
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  
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  
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



馬上爲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後覽而善之復令  
爲萬字文又遣撰集字書名爲韻纂徽爲之序俊薨晉  
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  
令徽爲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  
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  
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  
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爲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  
徽爲西海郡咸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至隴頭發病而卒  
時又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

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爲秦王記室及王薨過  
故第爲五言詩辭理悲壯其爲時人所重復爲兄弟論  
義理可稱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  
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雋才名顯於世劉  
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二十卷  
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祖君彥見其父  
琰傳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  
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劉斌南陽人祖之  
遼梁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竇建德



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中書侍郎與黑闥  
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文苑傳第二

通志一百七十六



